

往事如昨

饮饌琐记

《国际歌》与两袋木耳

孙桂廷

那是1996年暑期，全国高校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在黑龙江省的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召开。这个森林公园隶属于东北林业大学，就在我们要离开的前一天举行了联欢晚会，东北林大组成的老教授歌唱团的演出特别鼓舞人心。使我更为激动的，是那天晚会即将结束时，我被一位司长点名邀请，在林大乐队的伴奏下，用英语唱起了《国际歌》。刚刚唱完，国家教委的领导走进舞台中央，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同我紧紧握手……

入夜却难以入眠。同宿舍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张部长评论说，你这个结束曲唱得好，把晚会推向了高潮，特别是你正在唱《国际歌》前讲的那段话，激情洋溢！

我回想起了那段话——“十年前，我曾经作为劳务翻译，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多，亲眼看到了来自很多国家的工人，为了抗议资方拖欠工资，联合在一起举行罢工，并在资方办公场所集结示威。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唱响了《国际歌》，我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他们的歌唱行列。后来，一位叫犹尼斯的朋友，送给了我一本歌曲集，那上面的第二首歌曲，就是《国际歌》，从此，我真正学会了用英语唱《国际歌》。列宁曾经说过，一个异邦人，远离祖国，举目无亲，但他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的这段经历，无疑就是佐证。同志们，每当唱起这首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总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请听……”

第二天早饭后，我拉着行李箱准备乘大巴去哈尔滨，突然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拦住了我，捧着两袋木耳放到我的行李箱上，说：“奶奶昨天和我们一起看到您唱《国际歌》了，她很感动，一定要我姐送过来两袋木耳。为了等您，我姐没有吃早饭，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她要去上班，奶奶就让我来替换她等您。”

我很感动，从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说：“我收下木耳，但这钱你也要收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谁知小姑娘甩开我的手，说：“我们不图报，不图报！”继而跑开了。

我追了几步，指着跑得越来越远的小姑娘，问一位路人：“您认识这个小姑娘吗？”那个人告诉我：“好像是老刘家的小姑娘。”他又加了一句，“哎呀，您是不是昨天晚上唱《国际歌》的那位老师？”

一曲《国际歌》，引出了这么一段故事。返回烟台后，我总觉得欠着人家一份情，但如果寄钱去，又似亵渎了人家的真诚。最后，我寄去了那几年我出版的10本书，委托林场的场长替我寻找那位小姑娘和她的奶奶，把书转给她们。

三十年了，每当吃到木耳，我常常想起往事，那小姑娘“不图报不图报”的回声，一直如潺潺流水，响在我的耳边……

酥货·麻糝·锅嘎渣

崔启昌

味觉是有记忆的。所有难忘的吃食、难忘的味道，从来不只是食材本身，而是附着在味道里的过往人事、故土乡情和渐行渐远的缕缕时光。

酥货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吃到酥货。

小时候，每到傍晚吃过饭，匆匆写完作业，便随哥哥一道去村东崖的供销门市部那里与人凑堆，听大人们讲狐妖瞎话、鬼怪故事。有一次，我猛不丁觉得门市部里原本充盈着的煤油、肥皂、酱油和咸鱼混搭的怪味变了，冲鼻而来的是丝丝香馥馥、甜津津的气味。摸黑回到家里，我竟没记起当晚大人们讲的故事内容。钻进被窝后，满脑子里还弥漫着那些格外好闻的气味。连续几天，每当放学回家，我老爱在父母跟前絮叨那天在村供销社门市部里闻到的馋人好味。父母许是听得遍数多了，长叹一声后又耳语了一阵。次日放学回到家里，我看到了当门饭桌上放着的一包洒出油来的包裹。母亲说那是酥货，是村供销社门市部新进的溢着香甜好味的酥货。那天傍晚掌灯时分，刚下班回家的父亲打开包裹外面的纸捻绳，我和哥哥头一回吃到了酥货。

酥货，是老家人对桃酥的俗称。除了叫酥货，村里老辈人还管酥货叫托炉、饅子、大饅儿。这种用白面加花生油、白糖，调入老面引子混合发酵后烘烤的焦黄色小饼，是那些年老家人迎来送往、招待客人、馈赠亲友、娶妻嫁女场合中的不二佳品。早年，老人家家境再怎么不济，遇到“场合”也得讨买些酥货粉饰门面，缺了酥货，往往会遭人笑话。

住村后地的纪姨那年正月新女婿上门，可当时家里酥货不凑手，怕丢了情面，着急忙慌地找到母亲借二斤酥货做“鸡蛋茶”“酥货汤”招待新女婿。母亲为人厚道，邻居家有事跟自己家有事一样操持，买来家一个多月的酥货，渗出的油洒湿了包装也没舍得吃，一听纪姨家有事急用，便匆匆掀开水泥缸盖，捧出酥货递给她。“应急呢！当庄当疃的，这忙不能不帮。”母亲送纪姨出门时这样说。

我最难忘的一次吃酥货，是上五年级那年的初冬。重感冒让我昏昏沉沉躺在炕上好几天。当医生的父亲给打过退烧针后，问我馋啥吃的，我脱口说想吃酥货。父亲掩门出去，挨着走了三四个村的供销门市部，才买到一包酥货。回到家里时，屋外已完全黑了下來。父亲扶我倚着被褥半坐好，拆开包装，一下递给我两个圆圆的、厚厚的酥货，说泡着吃香味寡淡，嚼干的吃香气更浓郁。不过，我咀嚼品尝时，觉得味道似乎没有以前在村供销门市部里闻到的味道“正宗”。父亲说：“傻孩子，酥货易吸

味、易吸潮气，你那日闻到的酥货味，多少掺杂了煤油、肥皂的怪味呢，现在吃的酥货味道才正宗。”

时过境迁，几十年前的情与景虽然不会重来，但那些记忆却无法被时光消磨掉。我所在的居民小区附近有家食品企业，酥货是主打产品，每有东北风刮起，浓郁的酥货香味便溢散而来。这再熟悉不过的气息沁入肺腑时，味觉记忆的闸门便会悄然打开。

麻糝

老家人惯称麻糝的东西是花生米榨油后的副产品，城里人叫豆粕，是喂猪、喂牛马驴骡、喂鸡鸭鹅狗的饲料。

昔年，麻糝这种家畜家禽吃的东西，老家人却把它提级升格为人们饭碗里的顶好食材。无论春夏，还是秋冬，街坊邻居们的饭桌上常会有麻糝的香气缭绕。

隆冬，油坊榨油槽里卸下的麻糝饼上还沾挂着狗怪草茎，还溢散着丝丝温热，执掌村油坊的崔大伯便高声嚷道：“往干净地场搁，不光喂畜禽，更是人吃的东西呢！”麻糝分到家，各家都有盘算，麻糝饼面相板正的码进条囤，留给人吃，剩余的摞进饲料堆里攒着喂畜禽。

煽热的麻糝饼趁热趁软执刀切条，净水泡发后与地瓜干面配伍馐麻糝精，这是老家人喜食的上好稀饭。喧草起火烧至锅沸，倒进泡发好的麻糝，撒入刚箩的地瓜干细面，搁上新掐的茼蒿芽头或菠菜叶梗，捏一两撮细盐入锅搅拌，及至热气冒全，出锅。一大盆麻糝精端上饭桌，吸溜吸溜的动静随即在堂室、在天井、在院墙门楼下响起。也就一刻钟工夫，偌大的麻糝精益求精便见了底。再瞧老少家人，个个打起饱嗝。

清贫年月，麻糝还是闲食首选。大人们出工上坡，出门前老爱操锤子敲一两小块麻糝饼装进兜里，挥锨舞镐、推拉挑抬的空隙，拆分一点填嘴里，细嚼慢咽，以驱抵疲惫饥困侵扰。亲戚上门、街坊闲坐，家里也会端上备好的两三碟麻糝碎儿，当引座、续话、拉呱时的零嘴儿。我在村里上小学，去邻村联办学校读初高中那些年，班里不分男女生，但凡进到教室的，要么书包里，要么衣服口袋里肯定都带着大小不一的麻糝块儿。听课中，尤其是临近中午和下午最后一堂自习课时，总会有咔嚓咔嚓的动静在课堂上响起来，这是有人忍不住馋虫逗诱，在偷偷啃嚼麻糝。

麻糝已无油，但留余香厚。早年，能充饥饱腹的食物都是老家人口中的殄人之食。像这本是畜禽增膘产蛋的“精料”麻糝，却成了大伙儿用以果腹的好食材。如今，不缺吃喝的老家人又把麻糝弄进厨房，让其与粗粮糙菜配伍，在火焰燎烤中烹制一碗馨香与滑润兼具的旧时粥饭，个中滋味果得细品。

锅嘎渣

“奶奶，晌午吃小米干饭，火烧久一些，弄烙锅嘎渣香香口、解解馋。”

“傻孩子，奶奶想着呢！”我小的时候，到了晌午家家户户炊烟升腾的当口，常听东屋朱瓦匠家的小孙子尖声嚷着，让他奶奶蒸小米干饭时给弄锅嘎渣吃。

早年，老家人吃食单一，米类只有黄灿灿的小米，黍米极少，白花花的大米根本见不到。我吃到大米那年已18岁，参军去了南方才尝到大米饭的滋味。

小米干饭不是平日举筷就能吃到的好饭，过节了，家里来客了，再是有家人过生日才能吃上碗充饥耐饿的小米干饭。焖小米干饭，最忌糊锅底，火一急，整锅小米干饭要么夹生，要么串糊味，白白糟蹋一大瓢黄米。有经验的村人都是烧喧草燃文火，及至蒸气沿锅边冒全时改烧碎草，然后再用灶内余烬将小米干饭煨熟。

据说，很早时村东北角纪家大儿子娶了位相貌很俊的邻村媳妇，媳妇人勤快、孝顺，就是手头营生粗粗拉拉，焖小米干饭老是把不好火候，那糊锅的嘎渣有时能达半指厚。有一次，小叔子伸手拿了嫂子刚从锅里铲的糊嘎渣跑到街上吃，纪家大儿媳怕丢人，忙出门撵小叔子，想要回糊嘎渣，哪知顽皮的小叔子不但给，反倒跑到小伙伴们跟前与人家分享。吃后，几个小家伙还在各自父母跟前一遍一遍说小米干饭锅嘎渣香脆，好吃得很。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村里人再焖小米干饭或烩玉米饼子时，都刻意多添几把喧草，用柔火烧出一些锅嘎渣，给晚辈们留口福、打馋虫。

晚辈们嚼着锅嘎渣说脆道香，逗得大人忍不住咽口水。我家北屋崔伯伯是驭手，晌午工夫长，乐意抿两盅。有回酒肴不及时，就嚷嚷老伴：“盛盘锅嘎渣下酒吧！”嚼着嘎嘣脆、浓浓香的锅嘎渣，晌午的瓜干酒，崔伯伯竟多抿了两三盅。

锅嘎渣易吸潮，软塌下来的锅嘎渣吃着不但不酥不脆，香味也是大打折扣。母亲每当弄了锅嘎渣，我和兄妹一次吃不完的，她都细心地多叠几张包装纸将其包好，或搁在灶台后角那里用余温烘着，或放在炕头席底下热着，有时还将包好的锅嘎渣浅埋在灶台中的草木灰里，用里面星星点点的炭火驱潮。父亲虽是医生，但做农家饭菜很有一套，他用葱花、生姜、花椒和干面条鱼与锅嘎渣煸炒的拌饭菜受到若干人推崇。

前几年，超市里包装煞是好看的“锅巴”林林总总，老家人领着晚辈购物时，常问他们喜不喜欢“锅巴”，晚辈们大都摇头摆手。有调皮的小家伙还扮着鬼脸对大人说：“那东西还不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做的锅嘎渣好吃呢！”